



讲坛上的中国

民国人文讲演录

张春田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讲坛上的中国

民国人文讲演录

张春田
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文讲演录 / 张春田编. —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9

ISBN 978 - 7 - 305 - 14934 - 4

I. ①讲… II. ①张… III. ①人文科学—演讲—中国—民国—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5422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文讲演录

编 者 张春田

责任编辑 芮逸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3 字数 292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4934 - 4

定 价 39.00 元

网址：<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025)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小引

“大时代”的声音

1927年2月,鲁迅应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邀请来香港,在港岛住了两晚,这是他这一年第二次踏上香港。相比于七个月后他第三次路过香港时被“查关”的不愉快经历,这一次似乎还顺利。他在青年会做了两场讲演,题目分别是《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鲁迅一生演讲并不太多,这两场在南国“边城”的演讲又都十分精彩,因此显得很突出。《无声的中国》是为白话文鼓吹的,但鲁迅的用意显然不止于此。“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可以说是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之父”最为关切、也最为焦虑之所在。这不仅涉及白话和文言之争、口语与书面语之别,更涉及民众如何被“代表/再现”,新的集体性的身份意识如何生成,弱势民族从殖民主义世界体系中获得独立解放等一系列更为宏阔的大问题。正如他在次日《老调子已经唱完》的演讲中更为明确地指出,“老调子将

中国唱完，完了好几次”，必须得告别那种“侍奉主子的文化”，中国才能有未来。他以革命后的俄国作为参照，相信“他们将来是一定要有声音的，因为俄国是活的，虽然暂时没有声音，但他究竟有改造环境的能力，所以将来一定也会有新的声音出现”。

从鲁迅青年时代开始，对“新的声音”的渴望就在他的关怀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他的文字事业、他的人生选择，在在指向并参与了“有声的中国”的打造。其实，对“有声的中国”念兹在兹的，又何止鲁迅一人。面对晚清以后迫切的政治和文化危机，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思考和探索如何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如何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发出自己的声音。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梁启超、章太炎到鲁迅、胡适，当然还包括李大钊、蔡元培、闻一多、朱自清，等等，他们思路不一，选择各异，却共同分享着关于我们这个历史文明共同体的“旧邦新命”的伟大抱负。在致力于寻找和建构“中国现代”的漫漫长途上，这些卓越的中国人曾通过各种形式的演讲、报告、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讨论公共的议题，动员民众的行动。这些金石之声一路传扬，很多不仅影响于当时，而且回响于其后数十年，让人心驰神往。

拜留声机、速记等技术便利之赐，更感谢很多演说者自己把演说稿或记录稿修订成了文章发表，于是我们今天可以重温众多落在纸面上的，或慷慨激昂，或稳健深沉的声音。本书挑选了民国时期一些人文学者的演讲，结为一集，以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呈现民国的人文风貌。名为《讲坛上的中国》，是想突显这些演讲者从不同侧面触碰和回应的时代精神，也便于读者迅速获得一种全景式的视野，对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有一大致印象。根据各篇主题，大致分为“国家”“教育”“青年”“学问”“人生”“文

化”“社会”七辑。这种划分当然只是一种权宜，相信读者自会注意到一些演讲本身涉及数个论题，宜以不同角度参照阅读。每篇文章前附有演讲者和相关背景的简单介绍，以期更好地呈现演讲的语境。

限于篇幅，本书所收大致为人文学者，其实缺了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演讲，“人文”的意涵是很不全面的。好在那些演讲，不难在别的演讲录或者政治家们的文集中找到，本书也就不重复了。本书也有意避开了一些习见的篇目，尽可能选择一些未被或少被收录到其他文选或文集集中的文章，尽可能选择有助于读者接近民国时期文化思想脉络的文章；重视大家，也注意到光谱的多样性；看重思想的深刻性，同时兼及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

这本书既然是“民国人文讲演录”，无疑，也希望对读者客观看待民国文化有所助益。近年来，对民国时期文化的热衷和怀旧似乎成了大众传媒中一个新现象或者症候，“民国范儿”应运而生，当然随之也出现了很多争论。在我看来，把民国过分理想化本身是一种迷思。民国并不是“黄金时代”，套用蔡元培的演讲题目，民国正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时期。重要的是，在那样一个“由此得生，也可以由此得死”的“大时代”（鲁迅语），我们曾经有过这么多精彩的人，说过这么多掷地有声的话，对时代做过这么严肃的思考和介入。他们的启示、怀疑或者批判，都为我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提供了某种参照和资源。这才是民国或者更广泛的二十世纪中国经验的意义之所在。本书开篇罗素的演讲中提到，“世界的再兴，也要依靠你们的成功”。这是他鉴于“一战”后欧洲文明状况而作出的判断。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已经富强了的中国的的确应该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需要说明,民国时期的文章在语言和标点符号上都与今日规范有一定差别,为存历史之真,我们保留了文章原貌。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责编芮逸敏女士提供了宝贵的意见。她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体现出极好的专业素养和人文关怀,也让本书增色很多,谨此致谢。

张春田

2015年3月

目 录

小 引 “大时代”的声音(张春田)	1
-------------------	---

第一辑 国 家

罗 素 中国到自由之路	3
梁启超 外交软内政软	13
鲁 迅 无声的中国	35
许地山 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	41
闻一多 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	51

第二辑 教 育

章太炎 留学的目的和方法	57
蔡元培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67
陈独秀 近代西洋教育	71
蔡元培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77
陶行知 新教育	81
梁启超 先进者之新觉悟与新任务	93
蒋梦麟 什么是教育的出产品	101
罗 庸 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	109

第三辑 青 年

章太炎	今日青年之弱点	125
蔡元培	北京大学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会开会词	129
梁启超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133
吴稚晖	由新校址引起的联想	143
闻一多	伟大的事实 不朽的意义	149
张舜徽	谈偏才与通才	155

第四辑 学 问

胡 适	研究国故的方法	163
梁启超	学问之趣味	169
梅光迪	中国古典文学之重要	173
章太炎	论今日切要之学	177
章太炎	历史之重要	185
马一浮	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	191
闻一多	什么是儒家	199
朱自清	怎样学习国文	205

第五辑 人 生

梁启超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211
李石岑	象征的人生	221
张君勱	人生观	229
罗家伦	道德的勇气	237
冯友兰	人生的意义及人生中的境界(甲)	247

朱自清	论气节	251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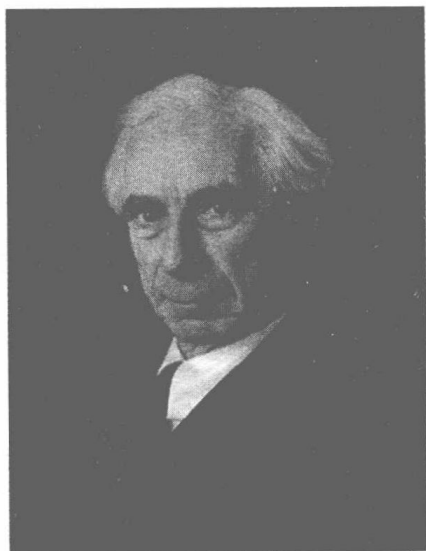
第六辑 文 化

周作人	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	259
章太炎	说新文化与旧文化	267
梁漱溟	答胡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273
徐志摩	泰戈尔	293
鲁 迅	革命时代的文学	301
傅 雷	米开朗琪罗(上)	307
陈序经	中国文化之出路	319
废 名	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	333
沈从文	短篇小说	345
林语堂	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	361
闻一多	新文艺和文学遗产	369
朱自清	文学的严肃性	3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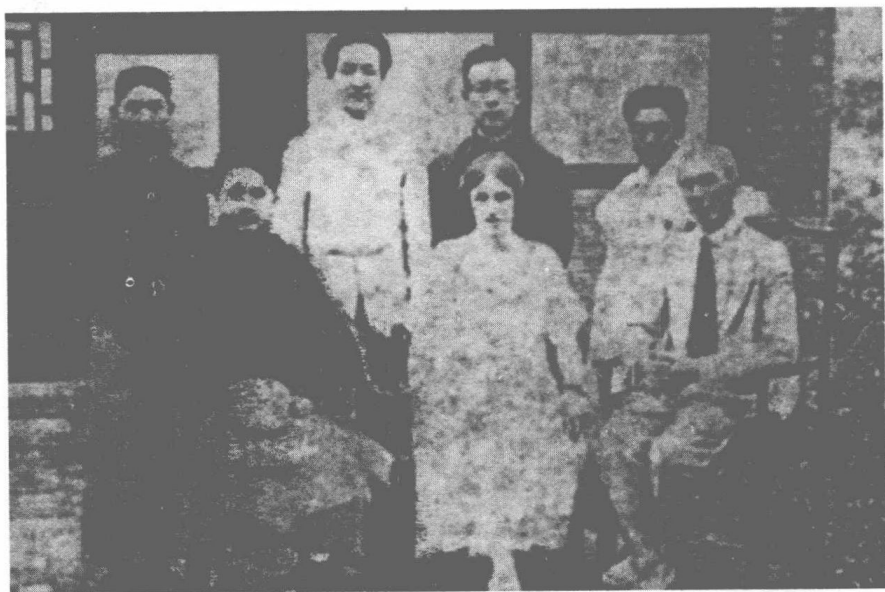
第七辑 社 会

蔡元培	在上海南洋公学的演说	377
李大钊	给新闻界开一个新纪元	381
鲁 迅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385
傅斯年	文人的职业	391
闻一多	在五四纪念大会上的演讲	401
闻一多	在联大校友话别会上的演讲	403

第一辑
国家



罗 素



罗素(前排右一)与赵元任(后排左二)等

中国到自由之路

罗素

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20 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 1950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应梁启超、张东荪等人邀请, 罗素于 1920 年 10 月来华, 在上海、杭州、南京、长沙、北京、保定等地作巡回讲演。本篇即 1921 年 7 月 6 日, 罗素在北京教育部会场举行的告别演讲, 英文题目为“China's Road to Freedom”。担任演讲翻译的是赵元任。罗素访华期间, 赵不但为其正式演讲做翻译, 而且也是其会见、考察等其他活动的随行译员。

一个外国的人, 在华时候不久, 中国文语完全不懂, 有如我的样子, 要对于中国的各种问题, 个个发点议论, 实在冒着闹笑话的极大危险。

中国有极古极繁复的文化, 在现在世界当中, 老的资格, 真可称最。中国的习尚, 和欧洲完全不同; 中国从前在哲学上、美术上、音乐上, 有过极大的贡献; 但这种艺术, 全然独立于欧洲影响之外, 和古希腊文化各不相沾。以中国的社会道德宗教的基础, 全不相同于基督教的社会, 要教一个欧洲人去了解它的状况, 已经要费多少的劲; 何况再加以中国近代的事实, 宜乎欧洲人想定出一个方式来改造中国, 常常要走入歧途了。因此之故, 我尝劝有心改革的中国人, 去自立方式, 不要全然依赖在外人知识的帮助上。

话虽如此, 我现在终敢大胆地把我对于中国情形, 及其改进的方法的感想, 摆在诸君面前。这种感想, 是我和诸君相处之间, 渐渐得来, 并非初跨上岸的时候, 就到我脑筋里面的。

有两件极普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明白：第一，中国不应统括地采用欧洲文化；第二，中国传统的文化，已不能适应新需求，不得不对崭新的让步。

西方文明的失败

(Western Civilization a Failure)

欧洲文化的坏处，已经被欧洲大战显示得明明白白。当大战初起的时候，一般人便梦想说，这种坏处，并不是根源在制度上面；只要哪一方打胜，就可把彼除去的。现在则已证明是误解了。我们文化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产业主义。这种制度在早年的时代，虽然带进许多物质上科学上的进步，然而只能引到破坏的战争的道路上去。最近为商场而战争，次则为生料货物而战争；这类战争，和因资本与劳工冲突而生的阶级战争，要是循环不已，西方文化虽说不会就此衰落，即抗拒野心家的侵入。

经济政治的问题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roblems are Basic)

要在中国造成这一种的教育，政府极其诚心来提倡，尚非经久长的期间不为功。教员的人才就很缺乏，不发展实业，经费就无着落，不能有比较现在良好的政府，不能预备你的第一步。所以讲到教育问题，又把我们拉回到经济政治问题了。

难避的工业主义

(Industrialism Undesirable but Inevitable)

中国实业的富源，不久要引到实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定可以断言的。我并不以为实业主义对中国一定有利，或是一定不幸，但我相信是绝不可避的。既是绝不可避，就没有时间去辩论彼的要不要。现在中国实际上的重要问题，是以极少度的坏处，极大度的利益，来发展实业主义。现在列强都想占一份来启发中国的富源，此时中国人民，除非施展较前更强些的国民力量，不要禁止外国实业家的侵略。

国际管理的问题

(China no Worse Than Other Government)

前美国公使克兰，曾因中国不能保持秩序，提倡国际共同管理。这个国际共同管理，不特在中国，就在各国都有可以讨论的地方。英国若置在国际共同管理之下，爱尔兰的骚扰可以消灭。美国若置在国际共同管理之下，拳匪似的围杀黑人也可以不见。希望饵止战争的最后的球门，是要各国都置在国际管理之下而后可。法律要替国际间无治状态代兴，然而所谓国际管理者，视异种民族一无差别，并非一族的国家对于一种民族行使专制之谓。中国政府不良，固是无可讳言，各国政府又何尝不是如此。中国政府所做

的罪恶，是否敌到大战中得胜的政府所做的罪恶，我实在有点怀疑。我以为中国非到强力的时候，足以摒除外国资本家以战舰军队强迫窥探中国的财源，国际管理终非中国之福。

应当提倡爱国心

(Must Develop Patriotism)

中国最要紧的需要是爱国心的发达，而于有高等知识足为民意导师的尤为要紧。日本的侵略政策，反激起中国的这类运动；但是还要有较此更锐敏更普遍一些的。中国帝国朝代几千余年，从未遇到真正仇敌的侵占，即有鞑靼满洲人种，然亦窃拒不久，于中国文化并没使能够残存，也要变成机械的向大处不断地膨胀，完全蔑弃个人的地位和个人的特性，又有什么价值可言？所以决计不是一味效法西方，中国人才能为他的国家或世界谋幸福。

中国积习宜破除

(Must Break Tradition in China)

从方面说，中国古来遗传的文化，以孔子学说为基础，而又掺杂佛学的意味，已经到了自然剥落的程度；即不能成就个人的事业，更不能解决当今中国前面的内外政治问题了。盖自千年以来，已呈浸衰气象，渐渐失其庄严，有如欧洲被征服以前，希腊罗马文化失其庄严的一样：一味崇拜古化，不问问彼的价值，这样坏处，一

定脱离不了。一时代应该自谋适合自己的道理。祖先的方法，虽在祖先的时代见是适合，不应把彼来适合自己的现在。我尝听说欧洲人都说中国要是抛弃孔子的教训，中国道德真个要破产，要使移去孔教，精神区域内要变成真空。或许这位欧洲朋友的话，还有此事，要是还有较新的信条，对于近代问题更较适合可以得着人民的信仰与热心和孔教在它创始的时代一样，那就这位朋友所虑的，全没有这回事了。所以我以为中国的改造家，应当不愿盲从西方的文化和不愿保存残留的文化一样。我实在见得中国的将来和它的过去一样，对于文明一定有显著贡献，对于世界精神的区域内，不仅仅为数量的增加。

复辟切不可再犯

(Monarchy Restoration Undesirable)

中国经几百年以至于现在，有知识的人，总以为现在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军阀主义不可不速灭；这实在是中国改革家至和缓以至急进派一致的调头。但是他的手段如何，就聚讼纷纷，欧洲人当中，甚至因此而赞成复辟，这实在是不当。因为新问题，不是恢复旧状态就能解决得来的。